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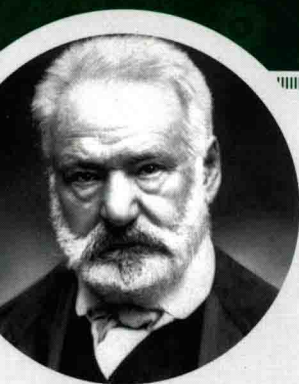
全 译 本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

【法】维克多·雨果◎著 姜鲁艳◎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在人群与火焰之间的一块空地上，有个女孩正在跳舞。这女孩是人，还是仙女，或是上帝的天使，甘果瓦尽管是怀疑派的哲人、讽刺派的诗人，一上来也拿不准，因为那美妙的景象已经让他心醉神迷了。

 中国工人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Dame

【法】维克多·雨果◎著
姜鲁艳◎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著; 姜鲁艳译.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

(永远的经典)

ISBN 978-7-5008-6047-1

I . ①巴… II . ①维… ②姜… III .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745 号

巴黎圣母院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卷

一 大厅	1
二 皮埃尔·甘果瓦	12
三 红衣主教大人	20
四 雅克·科珀诺尔	24
五 卡西莫多	31
六 爱斯梅拉达	37

第二卷

一 险情丛生	40
二 格雷沃广场	42
三 用爱来对待打击	44
四 夜晚在街上盯梢倩女的种种麻烦	53
五 麻烦接踵而至	57
六 摔破的罐子	59
七 新婚之夜	68

第三卷

- 一 圣母院 78
- 二 鸟瞰巴黎 85

第四卷

- 一 善良的人们 103
- 二 克洛德·弗罗洛 106
- 三 猛兽的牧人自己更凶猛 109
- 四 狗与主人 114
- 五 克洛德·弗罗洛(续) 115
- 六 不得民心 117

第五卷

-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119
- 二 这个要消灭那个 128

第六卷

- 一 古时司法公正一瞥 141
- 二 老鼠洞 147
- 三 一块玉米饼的故事 149
- 四 一滴水,一滴泪 166
- 五 玉米饼故事的尾声 174

第七卷

一	靠羊儿守秘密的危险	176
二	神甫和哲学家是两回事	189
三	钟	194
四	命运	196
五	两个黑衣人	204
六	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	208
七	妖僧	212
八	临河的窗子	217

第八卷

一	银币变枯叶	223
二	银币变枯叶(续篇)	230
三	银币变枯叶(续完)	233
四	抛掉一切希望	236
五	母亲	245
六	三人心不同	247

第九卷

一	热狂	261
二	驼背、独眼、跛脚	267
三	耳聋	269
四	陶土和水晶瓶	271
五	红门的钥匙	280
六	红门的钥匙(续)	281

第十卷

一	甘果瓦妙计连生贝纳尔丹街	285
二	您当流浪汉去吧	292
三	欢乐万岁	294
四	一个帮倒忙的朋友	300
五	法兰西路易大人的祈祷室	315
六	小刀在闲荡	341
七	夏托佩尔援救来了	342

第十一卷

一	小鞋	344
二	白衣美女	367
三	弗比斯结婚	374
四	卡西莫多结婚	375

第一卷

一 大厅

1482年1月6日这一天，整个巴黎热闹非凡，上万个大钟同时敲响，喧闹的钟声唤醒了旧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中沉睡的民众。

虽然在黎明时分，满城的钟声惊醒了全市的民众，但这并不算一件大事，而且也不足以载入史册。因为它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攻城而来，不是抬着圣龕游行，不是拉阿斯葡萄园里的学生们起来反抗，不是被誉为“万民敬畏之主国王陛下”的隆重入城仪式，更不是举行在司法宫广场上将窃贼绞死的事件，甚至不是15世纪经常拜访的头戴翎毛、身穿色彩艳丽服饰的外国使团。就在两天前，为了缔结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与法兰西王储的婚约，弗朗德勒的使节才刚刚来到巴黎，他们的到来，最忧心的就是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因为想要使国王高兴，就必须笑容满面地接待行为粗鲁、吵闹不堪的弗朗德勒市长和弗朗德勒镇长。此外，为了好好招待这批贵客，波旁红衣主教大人还在自己的公馆安排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兼闹剧”，但谁知，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因此悬挂在公馆门口的奢华艳丽的幔帐全都湿透了。

其实，正如约翰·德·特洛瓦所说，1月6日“让巴黎市民无比兴奋”的事件只有对主显节和胡闹节的庆祝活动。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一起庆祝这两个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早有安排，人们

计划在格雷沃广场点燃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安放五月树，在司法宫大厅上演一场圣迹剧。对于此事，身穿紫地缀白色大十字山羊毛料漂亮号衣的府尹的差役们已经吹着喇叭，在全城大街小巷开始宣传了。

天刚刚破晓，巴黎的全体市民就从各个方向涌向举办活动的三处场地，他们或是锁上房门、或是关上店铺，各自都向着自己心仪的活动场所赶去，其中一些人想要观看灿烂的篝火，一些人想要看看五月树，一些人则想要去观看圣迹剧。不得不说，从古至今，巴黎的闲人就很有头脑，因为这个季节正适合点燃篝火，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就都跑去广场看篝火。此外，因为天气寒冷，而司法宫大厅又有足以抵御寒冷的门窗、墙壁和屋顶，所以很多人也选择去观看圣迹剧。最后，唯独那棵竖立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开花不多的五月树观者甚少，仿佛人们早已经心照不宣，预谋要让这棵树孤独地在一月份的寒冷天空下独自发颤。

因为两天前来临的弗朗德勒使节计划观看圣迹剧，同时观看在大厅举行的胡闹王选举，所以巴黎的很多市民都朝着司法宫涌去。

在当时，司法宫大厅被誉为是“世界天厅之最”（索瓦尔确实尚未丈量蒙塔吉古堡的大厅），但是，并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的。人们趴在大厅的窗口观望，只见司法宫的前方广场上人山人海，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通往司法宫的各条街巷，不断有人像河流一般汇入这片汪洋。坐落在广场上的形状不规则的水池，以及周围房屋的墙角犹如插入这片汪洋的海岬，浩如烟海的人流就这样不断地冲撞着这些海岬。人流在司法宫正面中央的大阶梯处被分成两股支流，人们上来下去，最终在阶梯中间的台阶底下分散开去，继续朝着阶梯两侧的坡道奔涌而去。总体来说，人潮汹涌的大阶梯，犹如飞流直下百尺的大瀑布，滚滚的波涛不断泄入犹如大潮的广场。人们的喊叫声、笑声和千万人流走动的踩地声交织在一起，嘈杂喧嚣、震天动地。震天的喧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朝大阶梯涌去，但转瞬就有人被挤了回来，场面混乱不堪，犹如汪洋中卷起的漩涡。按照原本

的传统，维持场面秩序首先应由一名弓箭手打头，或者由府尹大人派出一名差役负责。然后，府尹再把任务交给都督府，都督府随即交给兵马司，然后由兵马司传给今日巴黎的巡警大队，可以说，这一传统是相当不错的。

然而，趴在各自的门口、窗口、天窗口、屋顶上的千万巴黎民众只是老实地在观望司法宫以及拥挤喧闹的人群，他们并没有过多期望。事实上，时至今日，巴黎的大多数人还拥有着看热闹的喜悦，而且是喜欢观看看热闹人本身形成的热闹场面，就如同发生在一堵墙后面的事情一样，我们免不了都要抱着浓厚的兴趣。

对于活在 1830 年的我们来说，如果能够依靠想象走进 15 世纪的巴黎人中间，并且和那些人一样挤来挤去，拥挤于 1482 年 1 月 6 日这一天变得异常狭窄的司法宫大厅，那么，我们也许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吸引人的场景。我们面对周围的一切，好像越是古老越是令我们感到新鲜。

如若读者愿意，请你也想象着加入我们，混进穿着罩衫、半截衫或短袄的拥挤喧闹的民众中，当你将腿迈进司法宫大厅的门槛时，你是怎样一种感受呢？

最初会觉得震耳嘈杂、眼花缭乱。当我们望向头顶，可以看到天蓝色的木雕贴面，然后是双行尖拱圆顶，上面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脚下的地面是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铺成的。在几步远的地方矗立着一根高大的柱子，后面是接连的柱子，在大厅的纵向，总共有七根巨柱支撑双行尖拱在横向正中的落点。在前边的四根柱子旁边，设置了很多商品柜台，售卖一些光亮亮的玻璃器皿和金属饰片；而后面的三根柱子旁边，则摆放着一些木质的椅子，椅子早已被诉讼人的裤子和代讼人的长袍蹭得又平又亮。大厅的四周，与高的外墙并列分布在两扇门、两扇窗、两根柱子中间的是从法拉蒙起的历代法国国王的雕像，长长的雕像一眼望不到边。雕像中有双眼紧闭、肩臂下垂的懒王，有高昂着头、高举双臂的争强好胜的君主。大厅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的玻璃；大厅出口装着雕刻精美的门扉。所有的

这些，拱顶、巨柱、高墙、窗框、护板、雕像，从上到下都涂上了天蓝色和辉煌的金色，色彩斑斓，光彩照人。但是，这种辉煌的色泽在当年已经褪色了不少，到吾主纪元的 1549 年，杜勃雷尔对其赞美不已，事实上，那时几乎已被尘埃覆盖，结满了蜘蛛网。

此时读者再想象一下，在一月份凄清的寒光映照下，色彩各异、喧嚣嘈杂的人群挤进这个宽敞的长方形大厅，在墙壁的边缘挤着，在巨柱边来回走动。至此，读者已经对接下来所描写的妙趣横生的场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可以确保的是，如若亨利四世没有遭受到拉瓦雅克的刺杀，那么拉瓦雅克案的卷宗也不会因此保存在司法宫，而拉瓦雅克的同谋也不会产生销毁卷宗的念头，从而也不会发生想要烧掉档案室以便烧掉卷宗，最后将整个司法宫烧毁的事件。由此就不会有 1618 年的火灾。换句话说，司法宫的殿堂和华美的大厅也会在今天岿然矗立。由此一来，我就可以对读者说：您可以亲自去看看，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进行这番描述了——这件事情无疑验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即重大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或许拉瓦雅克根本不存在同谋，又或许他有同谋，但并没有参与 1618 年的火灾。同样，还有两个说法也具有一定的道理，其一，众所周知，3 月 7 日后半夜，从天空掉落了一颗宽一尺、高一肘的火星，而恰好落到了巴黎城；其二，戴奥菲尔的四行诗作了这样的证明：

一事说来真凄惨，
司法女神在巴黎。
皆因辣椒吃过头，
烫得庙堂焚作灰。

上述是对火灾的三种包括政治的、自然的和诗的解释，无论人们有何想法，火灾发生的事情终不会改变。由于火灾的发生，再加

上人们后来对其数次的修复严重破坏了幸免于难的部分，所以，今天这座宫殿已经残缺不全了。要知道，这座宫殿原本是法国历代国王最初的居所，古老得超越了卢浮宫。这座宫殿在面貌俊美的菲利普时代就已经伫立了很久，从而诱使一些人去找寻诸海尔加都斯描写的、由罗贝尔国王建造的华丽建筑的遗迹。然而，时至今日，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圣路易用作结婚新房的军机处，今天在哪里呢？他“身穿山羊毛料短袄，上罩无袖粗呢衫，另加黑檀木色的外套，与若安魏耶一起躺在地毯上”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如今又在何处呢？什么地方能寻得到西吉斯蒙皇帝、查理四世和无地王约翰的居所呢？查理六世发布特赦令的大阶梯又在哪里呢？在王太子眼前，马赛尔处死罗倍尔·德·克莱蒙和香巴涅元帅的石板地和小门又在哪里呢？就在此地，人们撕毁了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训谕，将传达训谕的人抓住，戴上了高帽，从小门带出去游街示众。豪华的司法宫大厅和雕琢精美的拱顶、五光十色的窗户、国王雕像、巨柱又在什么地方呢？金漆房间又何处去寻呢？低着头、夹着尾巴的石狮子又在哪儿呢？这头狮子和蹲在所罗门宝座前的狮子一样的不卑不亢，都顽强地维护着正义和真理。雕刻精美的门扉和镶嵌着花朵的玻璃窗，这些如今又在何处呢？还有令毕斯高奈特都交口称赞的镂花铁活，以及杜汉西精工细作的木活，它们又在哪儿呢？……时间悄然流逝，人事都不如往昔。所有的辉煌和奇迹最终会变成怎样呢？人们要拿什么来替代这些，代替这高卢史呢？又拿什么来替代这伟大的哥特式艺术的杰作呢？从艺术上来看，取而代之的是安放在圣日尔韦教堂大门上的德·勃劳斯先生设计的笨拙的扁圆拱。从历史上来看，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有对巨柱的诸多讨论，尤其是在今天还在议论纷纷的巴推之流。

上述都和宏旨没有关系，回过头来，还是继续说说这座古老的司法宫中久负盛名的大厅吧。

在长方形厅堂的一角，放置着一张著名的大理石桌子，那张桌子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皆为世间少有。借用古老的土地赋税

簿籍惯用的那种足以使卡冈都亚垂涎三尺的文体，“该大理石板之肥硕实乃举世无双”。在大厅的另一角是小礼拜堂，路易十一放置了一个描述自己跪在圣母玛利亚面前的雕像。同时，在礼拜堂的中间位置，还放置着查理曼和圣路易的雕像，由此一来，放置列代先王雕像的壁龛就空缺了两个。路易十一之所以做出此种行为，是因为他相信查理曼和圣路易这两位贤明的君王一定能够在天堂得到恩宠。从礼拜堂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六年，一切都还很新，无论是雅致的建筑、惟妙惟肖的雕像，还是小巧别致的金属镂空，都带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这种魅力终结了代表法国的哥特式风格，至16世纪中叶，它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仙宫奇境一般的异思遐想。在大厅正面的上方，镂空的玫瑰花窗堪称经典，不仅精细玲珑，而且优雅别致，犹如一颗用抽纱花边做成的星星。

在正对大门的厅堂的中央位置，依靠着墙壁搭建了一个看台，上面铺着织金缎垫。通往金漆卧室的过道的一扇窗户现在被变为了这个看台的入口，能够坐在此处的仅仅是弗朗德勒的使节和应邀观看圣迹剧演出的其他达官显贵。

依照传统，圣迹剧将在大理石桌子上上演。黎明时分，桌子已经全面布置妥当了，那被法院书记们的鞋跟蹭出一道道痕迹的桌面，已经在上面支撑起一个很高的棚子，从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见棚子的顶端，这被用作舞台。棚子外面用华美的帷幔遮挡住，用作临时的演员换装室。还有一架木制的梯子，用作上下舞台和出入换装室的工具，所有演员上舞台表演都要先攀爬这个梯子。即使演出的演员多么令人惊讶、剧目多么离奇、戏剧效果多么突兀，都必须要有凭借这架梯子。这些对于艺术和布景机关都处于童年的时代来说，不得不让人感觉纯真和敬意。

而司法官典吏的四名捕头在节日或行刑日都会到现场去维持现场秩序，为的是不让市民随意妄行。在这时，他们会分别站在大理石的四个角。

在司法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时，演出才会正式拉开序幕，虽然

对于演戏来说，等到这个时间开演算是有些晚了，但是不得不迎合弗朗德勒使节们的时间。

围观的群众从黎明开始一直在等待演出，其中一些憨厚且好奇的人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就聚集在了司法宫的台阶上，被冻得直发颤；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入场，甚至昨天夜里就是在司法宫的大门洞里睡的。此时，聚集的人不断地增多，仿佛泛滥的河水，开始沿着墙壁往上升，很多人都围绕着巨柱，更有甚者还爬上了巨柱的顶端，一直爬至檐板窗台，以及宫殿突起的位置，就连雕像的凸起部位也聚集了民众。人们内心都急躁不安，原本这天应该是尽情玩乐、共同欢庆的自由之日，但此时只要是被身边的人用胳膊肘顶了一下，或者是用鞋子的铁包头踢一下，都会引发激烈的争吵。距离使节团的到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等待了太久，精神已经消耗殆尽，感觉异常疲倦。人们被关在这样一个空间内，人挨着人，人挤着人，人踩着人，呼吸困难，而喧闹的声音也令人心烦气躁。从各个方向仿佛都传来了咒骂声，他们在骂使节团、市政总监、波旁红衣主教、法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夫人、教堂的侍役们，还有糟糕的天气、巴黎主教和胡闹王，甚至连那石柱和塑像还有关着的大门和窗户都被骂上了。但对于这一切，学生和仆役们却莫名地开心，他们火上浇油，嘲讽和戏谑不满的民众，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更加恶化。

还有一群喜欢做坏事的孩子，他们打碎玻璃，然后快速地爬到柱子上面。他们一会儿对大厅里的人进行嘲笑，一会儿又对广场的人进行嘲笑。且看他们那可笑的动作，听他们清亮的笑声还有同伴们在大厅的两头相互揶揄的呼喊便知道，这群学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觉得烦闷和无聊，相反他们还很快乐，很善于从眼下的环境中找到人们各种精彩的表演，以此来打发时间，耐心地等待着剧目的上演。

“原来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在这群人中，有人喊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一点儿也没有错，看看你的两个

胳膊，再瞧瞧你的腿，真的很像四只迎着风旋转的风翼，你来多久啦？”那个被叫作磨坊的人是一个小鬼头，他有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漂亮的脸蛋，还有着很淘气的神态，这个时候他正坐在一块尖拱的叶板上。

“见鬼的，已经过了四个多钟头了。”约翰·弗罗洛说道。

“但愿以后下地狱的时候，这几个钟头加进我进炼狱的赎罪时间中。西西里国王那机敏唱诗班的童子，在圣教堂唱七点钟大弥撒，我正好赶上听到了第一节。”

“那个唱诗班很不错，”那个人接着说道，“他们的声音比他们的帽子还要尖细。但是在国王给圣约翰大人举行弥撒前，可以先去打听一番，圣约翰大人是否喜欢听用普罗旺斯口音唱的拉丁文赞美诗。”

“国王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雇用了西西里国王的唱诗班！”在窗户下的人群中有个老太太生气地说道，“做一次弥撒就要花上一千巴黎利弗尔！这笔钱还是从巴黎菜市场海产城承包税中出来的呢。”

“你给我闭嘴，老太婆。”一个身材肥胖的人站在老太婆身边，捏着鼻子继续说道，“怎么能不举行弥撒呢，你不希望国王再次生病吧？”

“说得好，吉尔·勒科尼，你这个专门给国王提供皮货，做皮裘生意的大老板！”那个攀爬在斗拱上的个子不高的学生喊道。当所有的学生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哄堂大笑。

“勒科尼！吉尔·勒科尼！”一些人不断地喊着这个名字。

“长角和竖毛的！”另外一个接着喊道。

“呵！”在柱子顶上待着的小淘气接着说道，“姓勒科尼有什么可笑的？让我们尊敬的吉尔·勒科尼，是御膳总管约翰·勒科尼先生的兄弟，樊尚林苑首席守林官马伊埃·勒科尼先生的儿子，他们都在巴黎生活，是巴黎的市民，从父亲到儿子，他们都成家了。”

所有人听到后更是开怀大笑，身材很胖的皮货商没有回答，而

是竭力躲着那些投向他的目光，尽管挤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在这么多的人中也只是徒劳。他就像一只想要凿进木头的楔子，越用力反而卡得越吃力。他现在越是挣扎，那颗大脑袋越是夹在人们中间不能动弹，因为羞愤和耻辱，他的整张脸都涨得紫红。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终于为他解围了，这个人也是又矮又胖。

“真是作孽呀！现在的学生竟然敢这样对一个市民说话！在我们那时，如果学生敢这样出言不逊，那就先要被柴火棒子打，再用火活活地烧死。”

那群学生听到之后怒火直升。

“嘿，是谁说话呢？是哪只晦气的公猫？”

“我知道，他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板。”有个人回答道。

“他是大学城里四个宣过誓的书商之一。”另一个人说道。

“我们的铺子里什么都和四有关：四个学区，四个分学院，四个节日，四个学政，四个选董，四个书商。”还有一个人说道。

“那么，就让这些统统见鬼去吧。”约翰·弗罗洛接着说。

“缪斯尼埃，我们烧光你的书！”

“缪斯尼埃，我们揍扁你的听差！”

“缪斯尼埃，我们要把你的老婆揉一揉！”

“胖胖的，可爱的姐姐乌达德呀！”

“风骚魅惑强过小寡妇！”

“你们都去见鬼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在底下不满地嘟囔道。

“安德里老板，闭上你的臭嘴，”一直吊在柱顶上的约翰说道，“要不然我跳下去就会砸扁你的大脑袋。”

安德里老板仰望着柱子，将高度和重量估算好了，又用心演算重力乘加速度的平方之后，他就不敢再说话了。

约翰赢得这片战场，于是再次说道：“虽然我是副主教的弟弟，但我还是敢这么做。先生们、同学们，在如此盛大的节日中，我们却被人们遗忘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特权。不说其他的，在新城有五月树和焰火，旧城有圣迹剧、胡闹王和弗朗德勒的使臣，但在我们

的大学城有什么，什么也没有！”

“但我们的莫贝尔广场是很大的了。”趴在窗台上的一个学生大声地喊道。

“打倒学董！打倒选董！打倒学政！”约翰喊道。

“今天晚上就用安德里老板的书在加伊亚广场放焰火吧！”另一个学生喊道。

“还有学录的书桌！”他旁边的一位说。

“还有监堂的棍棒！”

“还有学长的痰盂！”

“还有学政的食橱！”

“还有选董的面包箱！”

“还有学董的小板凳！”

“全部打倒！”小约翰接着喊道，“打倒安德里老板！打倒监堂和学录！打倒神学家、医生和经学家！打倒学政、选董和学董！”

“我的老天爷，世界末日到了吗？”安德里老板堵上耳朵自言自语道。

“快看，学董来了！他正走过广场！”一个站在台上的人大喊道，所有人将目光都转过去望向广场。

“真的是我们可爱可敬的学董蒂博大人吗？”约翰·弗罗洛问道，因为他靠在里面的一根柱子上，所以不能看到外面的具体情况。

“是的，就是他，就是学董蒂博大人！”

广场上，学董和所有学官正在穿越司法宫广场列队去迎接使团。此刻，学生们挤在窗户前，对他们冷嘲热讽和鼓掌，向他们表示欢迎。这个时候，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

“哈！”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学生也不再乱喊乱叫，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就是一阵阵涌动，一群乱哄哄的人们迈着步伐晃动着脑袋，一阵响亮的咳嗽和擤鼻涕声，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位置，踮起脚尖，接着又是一片安静。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那个大理石台上，台上很空荡，